



美文日赏

主编

A P I G

WAITING FOR

THE WIND

一只等风 吹上天的 猪



其实，这世界，

哪有什么顺风顺水，生活里，又哪有什么一步登天的快捷方式，
远方的目的地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过去的。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美文日赏
——
主编

A P I G

WAITING FOR

THE WIND

一只等风 吹上天的

猪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等风吹上天的猪 / 美文日赏主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06-7419-2

I. ①—… II. ①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8565 号

责任编辑: 魏 青 装帧设计: 肖 杰

出版人: 张纪欣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廊坊市鸿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37 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哪有什么顺风顺水，还不是和命运死磕

003_ 哪有什么顺风顺水，还不是和命运死磕

009_ 一无所有地去闯荡

018_ 我也曾在深夜，一个人流着泪吃饭

027_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孤军奋斗

034_ 困住你的，是年龄还是碌碌无为的恐惧？

039_ 从每个艰难的“当下”迈向想要的未来

046_ 你能得到的好事情

056_ 一个人时，和生活来场轰轰烈烈的热恋

你不爱我时，我也那么闪耀

063_ 你不爱我时，我也那么闪耀

070_ 老末儿的坚守

076_ 你只是在跟微信谈恋爱

081_ 一个人如何优雅地吃晚饭

088_ 吃饱了才有力气爱自己

097_ 请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

104_ 如何熬过一个失恋的寒冬

115_ 你还未脱贫，却整天想着要脱单

去过踮起脚尖够得着的生活

123_ 去过踮起脚尖够得着的生活

128_ 你活得那么苦，怎么还过得那么差

135_ 二十几岁，你真的可以晚一点再懂事

142_ 凌晨才下班的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

149_ 不是每一个在北上广打拼的人都是为了留下

156_ 你的努力是为了让你的选择更正确

一只等风吹上天的猪

167_ 一只等风吹上天的猪

173_ 跳独舞的姑娘

180_ 一条鱼的未来

194_ 一只在风中奔跑的包子

203_ 每个姑娘，都有三家酒馆

213_ 十七岁那年，以为和他能永远

219_ 我的人生很贵，恕不奉陪

哪有什么顺风顺水，
还不是和命运磕，

哪有什么顺风顺水，还不是和命运死磕

马宗武

有那么几年，曾经的同学或工友来北京出差、旅游，我所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他们必到的地方，仿佛这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他们在参观完我的工作环境，尤其是看完传说中的直播室后，总会说一句：“原来，你真的在中央台做播音员，而不是修车啊。”

我哑然失笑，我在故乡做汽修工十年，修车是我赖以生存的技能。在他们眼中，我即使离开那个汽修厂，想要养活自己，还得靠这项技能。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能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尤其是做播音员，不是高官后代，没有耀人眼目的学历，那怎么可能呢。

他们和我是同学，知道我的起点，父母早亡，中学未毕业就开始修车，和他们一样在戈壁大漠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即使是在我修车的那家公司的广播站，我也没能做成广播员，怎么我离开故乡三年多，就进了国家电台工作，如果不是修车，那能做什么呢？

所以每一次，他们问起这个话题，我不知怎么回答，就只好说：“我只是走运而已。”

只有我知道，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

是的，我起点低，初三只上了不到一学期就辍学了，至今也没有一张中学毕业证。所以，在故乡我只能做最辛苦的工作。而广播站的播音员，宣传口干事的文员，不是官员的子弟，就是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我得面对现实。

幸好，在故乡修车的十年中，我遇到了广播和书籍，它们打开了我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也支撑着我，脱下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走出那片我曾流汗流泪的土地，来到北京寻梦。

当然，寻梦的路是崎岖的，初来北京没几天，我就感到了不适应。

为了解决住宿的问题，一个同乡帮我联系了学校负责管理宿舍的老师。恰巧，那段时间正值暑假，宿舍空余的床位较多，我可以顺利地住进学校。

在我之前，那间宿舍里还有四个同学。尽管已经放假，但他们都没有回家，整天在宿舍里打牌聊天，宿舍里总是乱哄哄的，我这样一个外人突然闯进来，打破了他们的习惯，他们很不习惯，于是通宵玩闹、喝酒，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撵我走。

初来的那个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吵闹，又不好意思开口请他们安静下来，就在操场待了整整一夜。

那年我 26 岁，他们都比我小几岁，又都是富家子弟，心里哪容

得下别人。我知道他们在宿舍里整夜打牌喝酒，狂欢至深夜的目的。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跟他们理论几句，但我知道，我身上的钱不多了，外面的招待所是万万住不起的，我必须要住进收费低廉的学校宿舍，我必须要让他们接纳我。

于是，第二天我起床后，主动收拾宿舍，打好开水。午饭时，他们还没有起，就帮他们打好饭，晚上他们玩他们的，我睡我的，居然也能顺利入睡。几天下来，我们熟悉了，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这样跟我对着干。

这，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生活，逐渐向我展示了它残酷的一面。

从新疆出来时，我身上有三万多块钱，但随着学费、生活费的支出，这些原本就不多的钱越来越少。课余时间，为了赚点钱，我常会做点配音和解说的工作。

有一个冬夜，央视的一档节目叫我去试音，通知我晚上八点前到。七点半，我就到了约好的录音机房。那个月我口袋里只剩下十块钱，另一档节目的配音费还有一星期才能拿到。我想，如果今晚试音顺利通过的话，就恳请节目组的老师先支给我一百元钱，这样，我就能熬过这一星期。

可没想到，那天录音机房一直到晚上 11 点才轮到我配音。五分钟的片子，我反反复复录了将近半小时才终于完成，战战兢兢地交

给节目组的老师。

从这个位于皂君庙的机房到传媒大学的公交车，末班车是晚上十二点。如果十二点前能告诉我是否通过，即使不能提前给我支取工资，我也能赶上末班车。这样，十块钱也足够我回学校的车费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一个多小时后，凌晨一点半左右，他们告诉我，我的配音没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当然，也就没法给我任何费用。

我摸着口袋里那张孤独的十块钱的纸币，嗫嚅着恳请那位老师，让我能在门口的沙发上挨过这个冬夜，因为我实在没有打车回学校的钱了。那个年轻的老师看了看我，勉强答应了下来，让我天一亮就赶紧离开这里。

那一夜，失落和怀疑让我无法入睡。播音是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为了它，我甚至丢了“铁饭碗”，远离熟悉的人群，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北京学习。可是，我居然连一个节目组的配音要求都达不到，那这一生，我还能依靠这个生活吗？

那个冬夜，我蜷缩在那个录音机房的沙发上，孤独，落寞，直到天色渐明。

很多年之后，每次当我路过皂君庙的那家机房时，总会想起当年的那一幕。我真想走到那个在暗夜里伤怀疲惫的年轻人的身边，陪他坐下来，告诉他这点小挫折不算什么，谁的专业的娴熟不是从

失败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呢？在错误中总结经验，然后经过千百次的锤炼，你总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成熟的。没关系，坚持着走过去，你总会迎来明媚的阳光。

这些年，每次当我失去斗志的时候，我都会再回到我在女子学院读书时住过的那个地下室看看。

北京，北四环小营世纪村小区。我曾住在这个听上去很气派的小区里的一个由防空洞改装而成的地下出租屋。

顺着楼梯往下走。楼梯很狭窄，下面却别有洞天。第一次进去，那条一望无际的长走廊真的深深震撼到我了，恐怖片也不过如此吧。走廊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木门，木门上头是一个巴掌大的排气口。每扇门上边都有一个号码，大概是老板为了方便管理而设置的。走廊尽头的那间房就是我和当时的同学一起租住的地方。

因为是地下室，所以屋子里散发着潮湿的霉味。房间很小，大概只能放下三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唯一让我觉得给房间增加了几分色彩的，莫过于桌子角落里高高的一摞书。

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是假的，没有丝毫隔音的效果。半夜有人走过大声吵闹的声音，不远处的公共卫生间冲水的声音，舍友们熟睡中发出的打鼾的声音，这些都清晰可闻。当生活将它隐藏的伤口赤裸裸地撕裂给我看的时候，我除了接受，还能做什么呢？

生活可以廉价，但梦想不可以。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越发地懂得，梦想，唯有你努力争取才会有曙光乍现，只有你坚持不懈，它才会向你露出笑脸。

其实，这世界，哪有什么顺风顺水，生活里，又哪有什么一步登天的快捷方式，远方的目的地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过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走过泥泞，面对困难，经历磨难，每一样事情都有可能打败你，让你投降放弃。但是跨过去，战胜它们，它们又会让你成长。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轮回，只有死磕到底，你才会最终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一无所有地去闯荡

秦苗条

[01]

有句话叫作置之死地而后生。

阿宋说，这大概就是她最真实的写照。彼时，她坐在咖啡厅，妆容精致，优雅端庄，与那个在惊慌的雨夜里流着眼泪问我借三百块钱的她判若两人。

我只是阿宋的网友，因为和她喜欢的人在同一个城市，所以聊天就分外多了些。

她千里迢迢来找喜欢的人的时候，还很开心地发了条消息给我，她说，我要去了，好紧张啊。

我告诉她说，别紧张，这个城市向来温柔，路灯温暖昏黄，房子宽阔敞亮，超市很晚才关门，早餐店很早就开门。

她回，嗯嗯。

后来，她来这里，不曾与我联系，我也好奇她和那个男生的进展如何，却不好意思主动询问。

大概六七个月后，她又发我消息，说，你有现金吗？能不能来见我？我在 XXX 公园。

我说，好。

已经走心，就不怕上当。

[02]

N 城向来少风少雨，然而我去见她那日，天气却像是被惹毛了的猫，性情大变，刮了大风，下了大雨。我裹紧衣服艰难前行，最终在黑暗的公园东侧看到瑟瑟发抖的她。

我迟疑地叫，阿宋。

她缓慢转过身来，也叫我的网名，北施？

我说是我，然后拉着她一同到地铁口避雨，她浑身湿透，冻得哆哆嗦嗦，然后局促不安地说，北施，你能借我三百块钱吗？

我没问她理由，把钱递给她。她朝我鞠了躬，说一定会还我的。

三百块，既然给了她，便做好了打水漂的准备，只是她这个样子，实在让人心疼。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咬紧下唇，只有眼泪掉出来，却并不言语，估摸是还没做好

心理准备。

她买了当天的车票回家，回家后把钱转我，从此又杳无音讯。

[03]

她再来 N 城，便是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

她说，她被喜欢的男生骗到了传销组织，身上的现金，卡上的钱，全部给了男生。

没有钱之后，同那个男生在一起，她依旧开心。阿宋住在男生租的小房子里，两张床，她睡大床，男生睡小床。“下班”之后，他们会手挽手去超市买菜买肉买馒头，回去做饭。她说，那时候，她真的觉得 N 城是个温柔的城市。

她日日被男生洗脑，如同打了鸡血，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光明的。

甚至，她还怂恿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闺蜜警告她说，这可能是个传销组织，她还差点同闺蜜撕破脸。

也真的有许多同学经她开始投资，发展下线。

后来，事情败露，她的钱全部都没了，非但如此，当初拉同学来的时候，她为了打消同学的疑虑，说如果赔钱只当是自己借的，所以，一夜之间，她已是债台高筑。

更让人绝望的是，那个男生跑了。